



川江石碾子与川江石匠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陶灵

1

川江滑石滩江岸，闲置着一副加工粮食的大石碾子，早已不知主人去向。走下大滨路便可见到。碾盘直径3米多，在原生石板上直接凿打而成；碾碾子长约1米，差不多有小轿车轮胎粗，静静地依偎在大碾盘边缘。碾盘与碾碾子“左提右掣”，被大渡口区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加以保护。

妻子问我：“江边怎么会有老石碾子？”的确，石碾子通常设置在乡村院坝、晒场，不论是推碾或搬运粮食都方便。也有的把石碾子架在溪河上，靠水流来运转，为的是省力。滑石滩江边无田地耕作，也不可能花力气从别处运来粮食加工，夏季时石碾子又会被洪水淹没。

“问得好！”我指着石碾子上游方向，反问：“这一大片是什么？”

“野草啊！这和石碾子有什么关系？”妻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江滩上疯长的各种野草比人高，里面躲藏几百人没问题。沿岸有很多这样的草地。

“难道就不能长粮食？”我启发她。

“能长吗？”妻子半信半疑，她毕竟不是川江边长大的娃儿。

我提醒道：“你忘了？刚结婚时，我们去舅舅家过年，等船时，我在江边麦地里给你拍了张照片。”那是30年前的事了。

“对的，那麦地是沙坡，我没站稳，差点摔了一跤。”妻子回想起来了。

以前川江自然河道时期，冬天水枯，两岸江滩退了出来，除石板坡、卵石坝、乱石堆外，还有大片大片的沙滩地。等到第二年开春后，江水慢慢上涨，江滩又被淹。年复一年。两岸农民抓住时机，在沙滩高处种上一季小麦。这种沙滩含泥重，每年夏天，洪水从上游挟带而来，比较肥沃，适合小麦生长。

我又指着滑石滩裸露的一大片石板对妻子说：“你看，小麦收割后，这里正好晾晒干，石碾子又可加工，农民只背麦子回去，轻松多了。”我的解释符合情理，妻子点点头。

现在三峡工程建成后，冬季蓄水，两

岸江滩不可再种小麦。另外，为减少水土流失，江河管理部门也早已不允许栽种庄稼了。因此，碾盘与碾碾子被废弃，相濡以沫地守在那里，很多人不知其来历，也不足为奇。

2

万州城东10多公里的南岸有个小码头，叫“拖路口”，乡土味浓。我专门在《四川省万县地名志》查到来历：“拖路口……长江南岸。人口约700。相传清光绪年间一糖坊拖石碾路过此地，故名。”文字简单，画面感十分强：一群“壮劳力”拖着石碾子路过，累了，停下歇气，男男女女驻足观看，细娃儿还上前摸摸，不约而同地感叹“好大哟！”

江岸高处的沙地适合栽甘蔗，为方便就近加工，沿岸建有很多熬糖作坊。细心的读者也许像看到滑石滩的石碾一样奇怪，糖坊要石碾子做什么？而且还这么大？在缺少劳作机械的时代，糖坊用石碾子榨取甘蔗汁，一边碾，一边添料，挺方便。

川江支流沱江边的糖城内江市，民国时期有糖坊3000多家，所需榨蔗的石碾子大多从万州境内用船运去。这些石碾子每个重约3000斤，由32个壮劳力，采用横档式龙杆硬抬回糖坊。

川江两岸岩石裸露且石质坚固，又因其纹理顺直易开采，是做石碾子及建筑物的好材料，自古都有石匠、船工以此为业。民国时期，湖北有个船帮称石头帮，有上百余只载重50吨的木帆船，每年有半年时间从西陵峡中运石块到荆江一带，供修筑防洪大堤之用。这项运输及荆江大堤的岁修，在明、清两代已经开始，民国时期最盛。1883年3月19日，一位英国商人坐着木船去重庆，途中见到过这个场景，当晚在日记中作了记录：“上岸去看采石场工人干活。平原上广泛用来建房和修建堤防的岩石大部分都来自西陵峡。他们不用炸药，用一排排的铁楔子把岩石破开。”

3

我10来岁时，冬日一天，从家里偷了一根香肠，用父亲看过的一卷旧报纸包着，躲到江边烧来吃。找到一个避风的大岩石根脚，拿出报纸和香肠后，才发觉忘了带火柴。正烦闷中，突然传来一个粗壮的声音：“没得火柴吧？我这儿有火！”吓我一跳。寻声望去，不远处，一个头裹白帕、满嘴胡茬的方脸大叔正对着岩石小解。我心里咚咚跳，没回话。他走过来，把一张报纸捏成长条，在破旧的蓝衣口袋里掏出叶子烟袋，又从烟袋里摸出煤油打火机，拨了几下，才点燃报纸，说：“行了！”然后径直离开。

事情被这么一搅，我有点慌乱了，忘了去石缝里捡“水湿柴”烧，只是迅速用报纸烧完，也不知香肠熟没得，囫圇吞枣般咽下。

往回走时，转过大岩石，在另一面又碰见胡茬大叔，原来他是个石匠，一起还有另外两人。他边打钵，边笑着问：“好吃不？”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脚步没停。“下次中午来烧，我们煮饭有火。”背后冷风中传来胡茬大叔的话。我之后又去过，没再烧香肠，担心被妈妈发现了，要挨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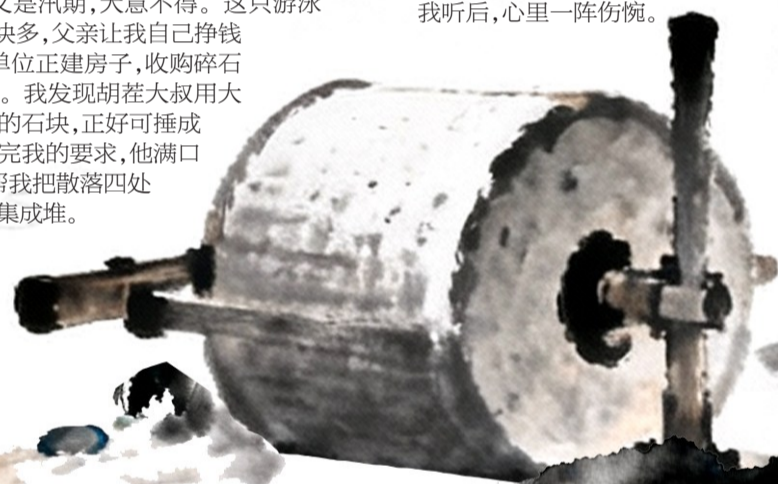
我一直想买只游泳圈。川江水流湍急，夏天又是汛期，大意不得。这只游泳圈要卖3块多，父亲让我自己挣钱买，他们单位正建房子，收购碎石回填基础。我发现胡茬大叔用大锤剔打下的石块，正好可捶成碎石。听完我的要求，他满口答应，还帮我散落到四处的碎石收集成堆。

捶了几天碎石，慢慢知道胡茬大叔的情况。他家住城东边小河对岸，是蔬菜队社员，会石工手艺。县城一单位需要条石建防空洞，队上派他与另外几个社员到江边开采。要条石的单位付给每人每天一块二角钱工资，上缴队里八角四分，可记工分十个。他们早出晚归，两头摸黑，中午捡“水湿柴”煮顿干稀饭吃。下饭菜从家里带来，炒过的盐菜，用搪瓷盅子装着。我带来一卷旧报纸，送给胡茬大叔“引火”，他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好，正缺‘头火柴’，还可以裹叶子烟吃。”那时候吃叶子烟的人，一般撕家里细娃儿用过的作业本。

碎石捶出来后，我叫大妹妹帮忙，一起抬到大街上的工地去交。100斤碎石还卖不到一角钱，又要分一半给妹妹，直到开学，买游泳圈的钱也没攒齐。我计划收集牙膏皮，以及去父亲单位食堂捡猪骨头，卖给废品店，一定要在暑假前买到游泳圈。

开学的头一天，我去江边找胡茬大叔告别，却没见到他。“他来不倒了，在屋里歇起的。”跟胡茬大叔一起做活路的石匠说，“昨天放工前，条石把他脚打断了。”

我听后，心里一阵伤感。



走进华溪村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承军

从石柱县城出发，沿着211国道行驶40公里，便到达中益乡华溪村。这个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国文明村镇”等诸多光环于一身的村子，正成为土家山寨一颗“外在颜值”和“内在气质”并存的明珠，闪耀在渝东南的群山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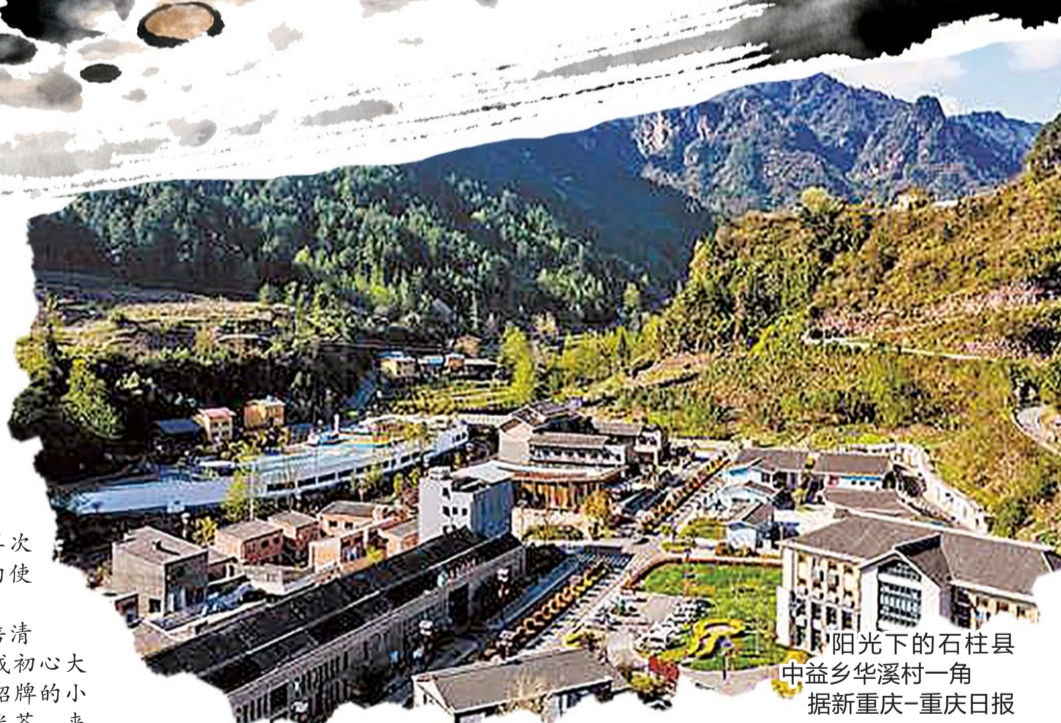
仲秋时节的华溪村，如一幅水墨画卷。山峦叠翠，烟云袅袅。银杏树粗壮笔直，翠绿嫩黄的叶子，如同小巧的彩伞般轻轻摇曳。道路两旁的桂花树，金桂深黄如金，银桂洁白似玉，丹桂橙红若火，满树的清香馥郁，惹得众人忍不住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枝头挂满黄绿色“灯笼”的栾树，远望如绽放的烟花美不胜收。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欢快地从村头流过，让整个村子充满了灵气。溪流沿岸，如琥珀般的米黄色小楼，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蜿蜒精致的登山栈道，碧绿硕大的木瓜，以及烟火升腾的农家乐，让整个村子一派勃勃生机。

顺着指路牌，我来到初心广场。一座形似红旗的巨石上，刚劲有力的“初心”二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重肃穆。县里某机关党支部的20多位党员正在举行宣誓仪式。我悄悄地站在队

伍后面，戴上党徽，举起右手，跟着领誓员一同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广场上空，仿佛是对灵魂的再次叩问，“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离广场约100米处，是马培清老人的家。如今，这里已改建成初心大院。旁边，挂着“幸福米茶”招牌的小店前，有三五个游客品尝着米茶。来自涪陵的游客陈女士说：“华溪村的人居环境好于城里的一些小区，旅游、文创、思政研学以及黄精、蜂蜜等特色产业发展得也好，值得看、够得学。”

我对“幸福米茶”的名字产生了好奇，于是向店主要了一杯，并问这个名字是不是土家语。店主冲我一笑，回答道：“不是什么土家语，米茶就是以糯米为主料，经蒸、晒、阴干等工序制成，冲泡时搭配醪糟、蜂蜜和红糖，口感香甜，价格又不贵，每天或多或少都有些收入，遇到节假日，收入还可以，足不出户，就在家挣钱，现在日子比以前幸福多了，往后的生活肯定越来越甜，所以叫‘幸福米茶’。”正说着，刚才在初心广场重温誓词的几位游客前来品尝。我不便打扰，起



阳光下的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一角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身告辞，跟着导游前往重庆市脱贫攻坚历史陈列馆参观。

据导游介绍，重庆市脱贫攻坚历史陈列馆将原珍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关于脱贫攻坚的资料全部搬迁至石柱中益乡华溪村，全景式展现重庆市8年精准扶贫、5年脱贫攻坚的壮阔历程。

在前往陈列馆的路上，国网重庆石柱供电公司沙子供电所所长带队正在开展国庆中秋前夕的安全大检查，顺便对村民和游客进行安全用电宣传。据王所长介绍，近年来，供电公司到村里改造升级了10千伏线路25公里、0.4千伏线路20多公里，采用“片区经理+村社+群众”的模式，深入了解用户用电需求。

同行的村支书王祥生说起供电公司的服务，竖起了大拇指：“以前最怕用电出问题影响收成和收入，现在无论是电能保障还是供电服务都没得说，群众有诉求，只要在网格群里一吱声，供电所都是第一时间回应，服务非常周到细致。有你们的助力，我们发展产业的信心更足了，奔跑的速度更快了。”

夕阳西下，我站在华溪村的文化长廊前，轻声读着那句“吃得黄连的苦，尝得辣椒的辣，才能够换来蜂蜜般的甜日子”的宣传语，突然意识到，华溪村正以昂扬斗志、从容自信的“奔跑”姿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篇章。

奔跑吧，华溪村！